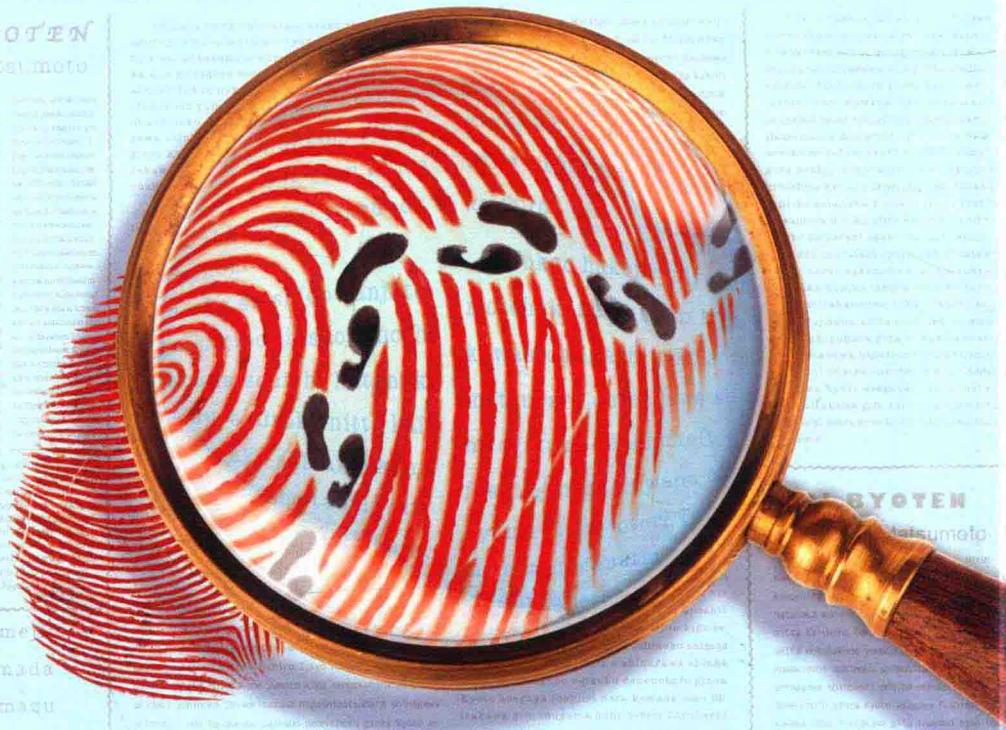


苍白的轨迹

无边的贪欲就像一个迷宫，没有人能找到出口。

[日] 松本清张 著 徐建雄 译

AOI
BYOTEN



松本清張

Seicho Matsumoto

蒼い描点

23:40 Himeji
23:48 Hamada
23:59 Numazu
00:05 Minatomachi

苍白的轨迹

〔日〕松本清张 著 徐建雄 译

蒼い描点
松本清張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苍白的轨迹 / (日) 松本清张著；徐建雄译。— 上海：文汇出版社，2018.6

ISBN 978-7-5496-2572-7

I. ①苍… II. ①松… ②徐…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104257号

AOI BYOTEN by Seicho Matsumoto

Copyright © 1959 Yoichi Matsumot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BUNSHA Co., Ltd.

Second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Beijing.

中文版权 © 2018 上海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经授权，上海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权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9-2018-389

苍白的轨迹

作 者 / [日]松本清张

译 者 / 徐建雄

责任编辑 / 甘 棠

特邀编辑 / 孟 南 张宁珂

封面装帧 / 刘 倩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mm × 1270mm 1/32

字 数 / 313 千字

印 张 / 14.25

ISBN 978-7-5496-2572-7

定 价 / 59.90 元

侵权必究

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 010-87681002 (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读客外国小说文库

激发个人成长

目 录

女作家	001
死于非命	034
不在之谜	067
小田原	096
田仓的行动	123
一个也不剩	143
主编的意见	167
同人杂志	189
旅途百感	210
姐弟	234
预感	257
侦查问答	281
自杀者	304
抽象画	326
三个X	348
引蛇出洞	366
暗灯	405

女作家

1

椎原典子坐上了下午四点三十五分从新宿开出的“小田急”¹电车，前往箱根。

列车驶过多摩川铁桥时，可以看到河里浮动着的人和船只。七月的太阳虽然已经偏西，可在河面上的倒影依然像在燃烧着一般。电车继续向前，没过多久，相模绿色的原野就展现在眼前了。火辣辣的阳光透过车窗直泻进来，坐在典子这一边的乘客，纷纷手忙脚乱地放下了窗帘。

这一阵骚乱也惊动了典子，她从文库本²的译著上抬起了双眼。

或许是这么个时段的关系吧，车厢里的一些乘客看样子是要去箱根过夜的。有年轻的情侣，也有中年的、却不是夫妇的伴

1 日本私营铁路之一。运营在东京都和神奈川县内。以新宿到小田原之间的线路为主，故称小田急线。“急”是快车的意思。

2 日本小开本书，可以放在口袋里的普及型廉价丛书。

侣。他们全都在兴高采烈地交谈着。而一些要在小田原下车的上班族，则是满脸倦容，一声不吭地紧闭着双眼。

典子身旁坐着的一个男子好像就是个下了班要回家的人。他将套在衬衫袖子里的胳膊搁在窗框上，又将自己的脸搁在胳膊上，睡着了，脸上渗出了一层油汗。典子要去的地方是箱根的宫之下¹，可她却一点儿也不兴奋。因为，她是为了工作才要去那里住两个晚上的。

虽说都是在箱根过夜，可内容却和那些成双成对的旅客决然不同。

去年从女子大学毕业后，典子就进了一家名叫阳光社的出版社。这个出版社既出版文艺类图书，也出版一本名为《新生文学》的杂志。她到出版社上班后，立刻就被分派到了该杂志的编辑部。经过了半年左右校对、排版的见习后，从去年秋天起就开始做外勤了。工作内容是跑到撰稿人的家里，请他们写稿，再者就是催稿并收回他们写好的手稿。

典子在那些撰稿人之间的评价不错，都说她蛮有灵气的。

“我这里以后就一直叫椎原来跑吧。”

一位畅销书作家甚至特意这样要求杂志主编。

“椎原啊，稿子晚一点拿回去也没事吧，今天晚上就留下来陪陪我嘛。”

一位女评论家曾经强行将她留下，还请她吃饭。

“不就是因为你的脸蛋长得讨人喜欢嘛？”主编白井曾经挠着花白的头发，扬起长长的下巴笑道，说得典子满脸通红地赶紧躲开

1 著名的温泉旅游胜地。

了。典子长着一张可爱的圆脸，匀称的四肢从体内向外喷发着青春活力。她走起路来脚步轻盈富有弹性，像是在跳芭蕾似的。

事实上，典子工作起来也是风风火火、干净利落。一到临近截稿的日子，她就马不停蹄地在撰稿人和编辑部之间、编辑部和印刷厂之间来回跑。

因此，典子虽然还是个新手，却已经承担了三四个对该出版社来说较为重要的撰稿人的联络任务了。有几个比她早入社的男编辑在私下里感叹道：“白井可真宠阿典啊。”

可他们对典子并无不满。他们将椎原典子这个名字压缩了一下，作为爱称，叫典子为“阿典”。

“难听死了。什么‘阿典’‘阿典’的，像个酒吧女郎似的。”

典子抗议过两三次，可那些年轻的编辑觉得很好玩，把她的话只当是耳边风，根本听不进去。不过，说实话，这个别名也确实能够反映出典子年轻活泼的个性。

然而，此刻坐在“小田急”的电车中赶往箱根的典子，心情却一点也轻松不起来。因为她负责联络的女作家村谷阿沙子拖稿拖得很严重，预定交稿的日期都过了两天了，说好是今天中午前交稿的，可赶到她那位于世田谷的家一看，却发现铁将军把门。典子顿时就慌了，四处打量了一番，发现大门旁用图钉钉着一个信封。她看到信封上用钢笔写着“椎原典子收”就赶紧打开来看。信上是村谷阿沙子的笔迹，只见她写道：“稿子迟了，非常抱歉。这个月我很累，想暂停一次。我去箱根的宫之下了，住在杉之屋饭店。”后面还很仔细地写了电话号码。似乎在说：要找我的话，就打到这里来吧。

典子拿着这封信心急火燎地回到了出版社。主编白井听了汇报，立刻就噘起了长下巴，将眼睛瞪得像铜铃似的。

“开什么玩笑！到现在还说这种不着边际的话，想干吗？我这里可是开着天窗傻等了两天了。好吧。我这就往箱根打电话。”

主编恨得牙直痒痒的，可他给箱根的杉之屋打通了电话，听到了村谷阿沙子的声音后，语调立刻就变了，完全是一副既吹捧又哀求的调子：“是村谷老师吗？我这里不行了，帮帮忙吧。这个月进入苦夏了，收不到得力的稿子啊。您的稿子就是我们的顶梁柱啊。啊？哪里、哪里，拐棍也好正梁也好，反正就指望您了。今晚我就叫椎原上您那儿去，到明天傍晚之前您可得交稿啊。啊？来不及？哎哟，那到后天中午之前您无论如何也得完成啊。我们正等米下锅呢。拜托了。要是没了您的稿子，这一期杂志还出个什么劲儿呢？”

女作家村谷阿沙子今年三十二岁。原名麻子¹，丈夫村谷亮吾在某证券公司工作。

三年前，村谷阿沙子的作品在某出版社的小说大赛中得了奖，立刻引起了媒体的关注。那部获奖作品的文学性并不怎么高，可题材独特，情节跌宕起伏，叫人一拿起来便撒不开手。看看她的身世，发现她竟是活跃在大正末期昭和初年的法学博士宍户宽尔的女儿。宍户宽尔博士是当时的自由主义法学家，写得一手好文章，以数量众多的优美随笔而闻名。阿沙子是他的第四个

¹ “麻子”和“阿沙子”在日语中发音相同。

女儿。

之后，那个出版社就对她产生了兴趣，约她写第二个作品。谁知她寄来的第二篇，质量竟超过了前一部获奖作品，语言表达也老到多了，这似乎是她从已经过世了的父亲那里所继承的天赋。而这一点，又给她的身上增添了不少光彩，即所谓的名门出才女。而这种血统论正好符合日本人的偏好。媒体自然也难免。不，应该说最看重出身的就是媒体。

果不其然，第二部作品发表后，再次大获好评。作品本身精彩动人，作者又是个女作家，并且是有名的宍户宽尔的女儿，这一切都形成了一股不容置疑的绝对优势。于是，她的人气就逐渐旺盛起来了。

似乎是在一夜之间，村谷阿沙子就红了，成了一名畅销作家。她的作品虽然并不多，但每出一部都会获得一片好评。读者觉得宍户宽尔的名字在她的背后发着淡淡的光辉，烘托她的形象，这种血统关系，对她来说是有益而无害的。

村谷阿沙子在写作上算不得快手。似乎可以归为性情古怪的一类之中。在作家中，有人可以让编辑在隔壁房间里等着，自己开一个夜车就能完成一篇小说；甚至有人能一边跟客人说笑一边写作；但也有人在大白天也必须紧闭门窗把自己封闭起来，不这样就写不出一个字来。村谷阿沙子比较接近于后者，不论自己的稿子怎么拖欠，也绝不会让编辑进屋来坐下等她的。

“只要有人在家里等着，我的精气散了，就更写不出来了。”她曾经摇晃着微微发胖的脸蛋，皱着眉头这么说道。她长着婴儿般的双层下巴，小眼睛，低鼻梁。那张颇有光彩、老带着不紧不慢表情的脸，总叫人怀疑：这人看起来有些神经质啊！但人

们马上会自己打消疑虑：毕竟是个作家嘛，有点古怪也很正常。

据说她在写作时，就连她家的女佣也不可以冒冒失失地拉开她的房门，有事叫她的时候要按喇叭通知她。听到喇叭声响，她那个发胖了的身子才会慢吞吞地从房间里踱出来，满脸不耐烦地听女佣说事。虽然她还没到在大白天就紧闭门窗搞得黑咕隆咚像晚上一样的程度，可也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将自己和外界隔离开。一般来说，越是笔头慢的作家这种倾向就越严重。

其实，村谷阿沙子在媒体上崭露头角之后的两三年之内，也写过不少作品，可最近不知怎么搞的，她的写作速度明显下降了。跟她约了稿，也总是赶不上月份，有时竟会拖上一两个月。

“低潮啊。怎么也写不出来。”

她曾经皱起眉头对上门来取稿件的编辑发过牢骚。可随即她又说：“不过，马上会走出来的。以后我肯定会写出好东西来作为补偿。下次要写稍稍长一点的。”

她说这话的时候，鼻翼上油光光的，满脸斗志昂扬，然而，下一部作品必定又会流产。

实际上，《新生文学》就是在听了村谷阿沙子不知第几遍的表态后才满怀信心的。当时觉得这个月总该没有问题了，甚至连杂志的目录都已经定好了。所以，主编白井是不会轻易罢休的。

“村谷说了，明天傍晚之前会写好的。如果再落空就真不好办了，因为没有备用的稿子。阿典，你今晚就赶到箱根，住在那里，拿到稿子再回来。”白井主编就是这样命令典子的。

可尽管这样，椎原典子仍觉得这将是一件十分棘手的工作。村谷阿沙子虽说在电话里已经答应了，可明摆着稿子有没有还两说呢。今晚住在那里也就算了，可要是明晚也得住在那里，恐怕

结果还会是一场空。为了不发生这样的事情，今晚就必须着力催促，因为付印的日子已经迫在眉睫，可能的话要在明天傍晚之前将稿子拿回来，好让主编放心。然而，要将笔头很慢的村谷阿沙子逼到那种地步是需要非凡的努力的。

正因为典子的内心有这样一份担心，所以她坐在电车里用眼睛瞄过文库本，可上面那些铅字根本没有进入她的脑海里。她无法使自己沉浸在读书应有的纯明境界之中。

当电车到达终点站箱根汤本车站时，太阳已经落到了山背后去了，车窗被夕阳照得通红通红的。在这里下车的旅客，一会儿就会坐上巴士或雇车分散到箱根山中各地的温泉旅馆中去。可典子所坐的是靠后的车厢，从前面的车厢中下车的旅客这会儿还拥在站台上，正摩肩接踵地朝前走着。一眼望去，还是成双成对的男女占了大多数。

站台比较高，可以俯瞰车站建筑物和站前有巴士通过的大马路。当典子正疾步朝出口处走去时，无意中朝下面看了一眼，却在从出口处涌向大马路的人群中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是田仓。

她立刻就认了出来。这个人瘦瘦的，高高的，身子有些向前弯曲，而最明显的特征是他手里提溜着的黑皮公文包。他正迈开那特有的、像是每一步都要把地面踩结实似的步伐朝前走着。

估计跟他坐的不是一节车厢吧，所以在电车上典子没看到他。他肯定也不知道典子跟他乘坐了同一辆电车。不然的话，他一定会主动来跟典子搭话的。

幸亏没跟他坐在同一节车厢里。典子内心暗自庆幸。

她不太喜欢这个人。这个名叫田义三的男人只在一个名叫S

社的不怎么出书的三流出版社里挂了一个名，实际上他总是立了个不伦不类的媚俗课题后，就自己去采访、收集材料，然后兜售给几家杂志社。有一次，《新生文学》为了出一期内容介于小说和评论之间的轻松读物，也向他买过材料。但因为他的爆料太厉害了，结果没敢用。

尽管如此，田仓还会时不时地上出版社来，跟主编聊上几句后再回家。就这样，他也认识了坐在编辑部里的椎原典子。有时，还会跟她招呼一声“怎么样？忙着哪？”，并莫名其妙地笑一笑。记得有一次，典子因为工作上的关系去了有乐町¹，走在路上时突然遇到了田仓。田仓非要请她去喝茶，使她格外尴尬。因为田仓这个家伙稍稍有点死乞白赖的无赖劲儿，拒绝了他的邀请后，典子心里也仍是气鼓鼓的。正因为这样，今天虽然和他同乘一列电车，但毕竟不是在同一节车厢，所以典子觉得谢天谢地，总算免了一番麻烦。

下车后，典子故意在站台上慢慢地走着，同时也居高临下地观察着田仓。如果出站太早，被他缠住了可不是闹着玩的。这里是箱根，典子又是孤身一人，给他缠上的话什么麻烦事都有可能发生啊。再说了，田仓到底是跟谁一起来的呢？对此，典子也颇感兴趣。她觉得田仓绝不会单身一人来箱根的。

然而，事与愿违，看样子田仓还真是只身一人。他身边根本就看不到一个像是同行的女性。这时，出了车站的旅客们都已经散了开来，各奔东西了。田仓站在巴士站前，衬衫的袖子挽得老高，还时不时探头探脑地看一下小田原方向的巴士过来了没有。

¹ 位于东京千代区，靠近银座的繁华商业区。

车站上也有七八个人在等同一班巴士，但怎么看其中也不像有田仓的同伴。

典子如果现在出站的话，很可能会和田仓迎面相遇。于是，她便留在了候车室里。远远望去，只见田仓一手抱着上衣和皮包，一手扇着扇子。他的年龄只有四十来岁，但脸上阴气沉沉的，显得较为苍老。看来职业上的阴暗特性也同样反映到了他的脸上。

这家伙，要去哪儿呢？

从外表上就可以看出，田仓不是来玩的，肯定是来打探什么见不得人的隐私。或许是来探访最近箱根温泉旅馆里什么内幕的吧？典子心中这样那样地猜想着，耐着性子等待田仓坐车离开。

典子叫了一辆出租车朝宫之下赶去。出租车在半路上赶超了田仓所乘坐的巴士，典子觉得很开心。这辆巴士是开往元箱根¹的，那么，田仓今晚会住在那里吗？

典子在宫之下的杉之屋饭店下了车，见到各扇窗户中都射出耀眼的灯光。箱根的黄昏已经降临了，散落在黑色的山谷以及山坡上的大大小小的旅馆都已次第亮起了灯光，闪闪烁烁，争相辉映。

典子来到饭店的前台，说了要见住店的客人村谷阿沙子后，一个带着领结的男侍给客人的房间里打了电话。

“她说马上下来。”

典子点了点头，在一张放置在红地毯上、供候客用的椅子上坐了下来。没过多久，大堂靠里的电梯门打开了，身材肥胖的村

1 “元箱根”是神奈川县箱根町的一处地名，在芦之湖的东南岸。

谷阿沙子只身一人从里面走了出来。她从来不穿西式服装的，今天也只穿着一件浅色的薄和服，腰间系着一条博多¹腰带。但是，与其说腰带系在她那圆滚滚的腰上，还不如说是松松垮垮地绕在那里更准确。

典子赶紧站了起来。

“大老远的，真是难为你了。”

村谷阿沙子像脸盆一般溜圆的面庞上露出了笑容，低矮的鼻梁两侧出现了几丝皱纹。

“哪里哪里，老师您好。”典子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说道，“一直追到您静养的地方来，真是不好意思啊。不过，这个月要是拿不到您的稿子，杂志可真的出不来了呀。”

“真拿你们没办法啊。”女作家脸上露出了几分得意的表情，却又将眉头皱了起来，“我可不是有意要逃过来的。只是觉得有点累了，最近写东西又有点力不从心，才想到来这儿散散心的。我家那口子也来了。”

“啊呀，您先生也在啊？”

“嗯，连女佣也带来了，全家人都来了。”

村谷阿沙子的丈夫据说是某证券公司的职员，典子上她家去时也见过两三次。是个三十八九岁左右的中年人，个子又高又瘦。性格似乎很内向，出来打招呼时也是低着头嘴里嘟囔囔的，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编辑们私下里都说，无论是在经济上、性格上还是名声上来看，他在妻子面前都抬不起头来。典子见到他本人后，心中立刻赞同了这种说法。

1 位于九州福冈市东部，以织造品闻名。

听说是全家人都来箱根游玩，典子不由得又为稿子的事担起心来。

“稿子没有问题。”村谷阿沙子似乎已经从典子脸上的表情一直看到了她的内心深处，“承蒙白井先生的电话激励，正发奋开着快车呢。看样子明天午后就能完稿了。不过这样的话，今天晚上就不得不干个通宵了。”

“哦，那就太好了！”典子不禁欢呼起来，“这样的话我就放心了。老师，我们主编要是知道了不知会高兴成什么样呢！虽说我不应该要求您通宵工作的，可还是要拜托您啊。我今晚就住在附近的旅馆里，明天中午之前我会打电话给您的。”

“哦，是吗？嗯，那就这样吧。对了，你还没吃饭吧？”村谷阿沙子说着将一只手搭在了典子的肩膀上。

“啊，不。我在路上已经吃过了。”典子撒了个谎。因为必须尽快将村谷阿沙子赶回到稿纸跟前去。再说，和她面对面吃饭也够叫人感到压抑的。因此，典子说了声“拜托了”，又鞠了三个躬，就赶紧离开了杉之屋饭店。

一走出饭店的大门，黑黑的山野轮廓就立刻耸立在眼前。河里的水流声也从下方传来。强罗¹一带的灯光，在左侧的高山山顶上闪耀着。

今晚住哪里呢？典子站在听得到水流声的道路上，犹豫了起来。女孩子家孤身一人难免有些心中发慌，但与此同时，人在旅途的孤独感又使她产生一种莫名的兴奋。

最后，典子拿定了主意，朝灯光逐渐稀少的前方走了过去。

1 指位于箱根町的强罗温泉。

很久以前去仙石原¹时曾了解到，那里的溪谷中有一家十分安静的温泉旅馆。

一路上，男男女女们身穿旅馆提供的薄单衣，在昏暗的山道上悠闲自在地游荡着。可典子此刻已经是汗流浃背了，一心只想早点到达饭店，好泡在温泉里。

当她以急匆匆的脚步穿行在那些身穿薄单衣优哉游哉的游客之中时，忽然发现了一个酷似田仓的男人身影，心里不由得“咯噔”了一下。

2

或许是气温开始下降了的缘故吧，空中出现了薄雾，缠裹着路灯，形成了光晕。

椎原典子已经认出迎面走来的那个穿着和服薄单衣的人就是田义三。然而，狭路相逢，一边是悬崖，一边是山坡，根本无法躲避。掉头往回走吧，也是一百个不情愿。

典子想佯装不知跟他来个擦肩而过，谁知田仓倒停下了脚步。他透过淡淡的灯光窥探似的打量着典子的脸，但似乎是因为逆光的关系又看不太清。典子心想“糟了”，可是还是想硬闯过去，但毕竟没有成功。

“嗯？这不是《新生文学》的椎原小姐吗？”

典子还是被他叫住了。

¹ 位于箱根町高原。